（上接12版）

7年间，在黄大年指导的研究生中，共有14人获得省部级奖励，8人获得国家奖学金，3人获得“李四光奖”。在给学生设计研究方向时，他总是考虑每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发展前途，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每个学生都像一块璞玉，被黄大年发掘着、打磨着。

他发现侯振隆喜欢推导公式，就给他买些专业书籍；他鼓励周文月学好英语，建议她多看英文电影；他要了张代磊在线申请的账号和密码，对赴外交流提交的各种材料反复确认，录取结果公布了，他第一时间告诉张代磊，又叮嘱研究细节……

6月的吉林大学校园，有一年中最美的风景，这是黄大年最开心的时候，每年学生们毕业答辩后，他都要背上相机，拉着他们到处拍照。

今天，乔中坤穿着笔挺的西装，又一次来到507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与黄大年的遗像合了一张影。对着照片上微笑着的黄老师，他捧着毕业论文，哽咽着念了摘要，又念了致谢词：

……

茶思屋通告栏里贴满了与您的合影，每天路过时我都会驻足停留，回忆您的点点滴滴；

课桌上摆放着您帅气的照片，仿佛您就在我的身旁，督促着我勇往直前；

无数个夜里梦到您，梦中的您还是那样温暖慈祥，梦醒后泪水湿透被角……

现在，黄老师不在了。他只记录了他们的青涩，却没能见证他们的成熟……

学生们去实验室学习的时间比以前更早了，晚上回宿舍的时间也更晚了，就连周末休息也是全员到齐。很多学生记得黄老师说“做什么就要有什么的样子”，按照他教的样子擦桌子、整理资料。

王郁涵每星期都会修剪黄老师办公室中的绿植。她记得黄老师偶尔看到哪片叶子枯了，都会不开心，他说花长得不好，不是花的问题，是养花的人没用心；事情做得不够好，同样是因为做事的人没有做到全心投入……

原本以为黄老师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没想到，大家都决心要完成黄老师未竟的事业。

“等你们学成，再汇聚起来，就是未来中国科技的生力军。”黄大年曾结合每个人的专业特长、兴趣方向、性格特点，将学生置于未来研究的某一个点，最终汇成祖国下一代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科研人才网络。

现在，学生们就像一粒粒蒲公英的种子，撒播在世界各地。

有的学生根据黄老师的规划，赴外攻读国家需要的专业方向；有的学生进入全国各大科研机构，继续相关项目的研究开拓；有的学生接过黄老师的教鞭，放弃优厚的工作机会留在吉林大学任教……

聚是一团火，散似满天星。

黄老师说过的话，他们都记住了：

“不要有太多杂念，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做科研绝不是写写文章就行。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

马国庆说话像“机关枪”，黄大年多次给他辅导，告诉他这该怎么讲、那该怎么说。还给他分析、鼓励说：“你讲话快其实是因为你不自信，所以就想着快速结束这个事情。你做得很好，干吗没有自信呢？不要害怕，要表现得很自信！”

有一次，有个学生对他说：“马老师你一上台，就像打了鸡血，特别精神，讲得也透彻。”马国庆听后呼吸一滞，缓了缓神，自言自语：“你们没见过我的老师，他讲课那才叫好，他的板书也漂亮。”

那天晚上，马国庆又一次梦到黄老师：他从书柜里抽出一沓新整理过的讲义，递给他，笑着说：“我把这个知识讲给你，不是只讲给你的，是让你讲给更多人的。”

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忙？

507办公室一张直通天花板的日历表占满了一面墙，上面字迹潦草，看得出记录者的匆忙。

从2016年4月29日开始，日历表上标注了红线，一直延伸到5月14日，中间清晰地写了两个字：英国。

那是黄大年回国7年后，破例给自己放的假。5月8日，是女儿黄潇的婚礼庆典。

4月26日，黄大年先赶到浙江大学开了一个评审会，28日又赶回吉林大学参加“千人专家”王献昌的评议会，终于在29日和张艳一起踏上旅程赶往英国。

这几年，黄潇一个人在英国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现在，女儿要出嫁了！黄大年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

动身前，他把唯一的一套正装西服找出来，前后熨烫一番，又挑出几件挺括的衬衫，小心翼翼地收在旅行箱中。他发现脚下的棕色皮鞋褪色了，又翻出一双很少穿到的黑色皮鞋，细细擦拭，穿在脚上。

黄大年很满意自己未来的女婿。按照中国家长的传统标准，这个高大帅气、金发碧眼的小伙子“学历很高、彬彬有礼、做人做事都挺踏实”。

为了凑爸爸的时间，黄潇和未婚夫把原定的婚期一改再改。每个周末，她都和爸爸热线联络，向他汇报筹备的进展。

5月8日，这天阳光明媚，在庄严的教堂，黄大年一袭笔挺的西装，尽显儒雅风范。黄潇为爸爸和丈夫分别准备了湖蓝色的领带和领结，他们一家四口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黄大年从怀里掏出一块古董手表，小心翼翼地戴在女儿的手腕上。那是他的母亲在他结婚时送给张艳的礼物，他们一直存着，就等着有朝一日传给潇潇。

婚礼进行曲响起，女儿挽着父亲的手臂，穿过众人祝福的目光，父亲把女儿的手放进女婿的掌心，将她的未来郑重托付。

接着，父女俩走下舞池，跳起了华尔兹。那是黄潇长这么大，爸爸第一次陪她跳舞。

看着潇潇幸福的笑容，黄大年不由想起过去的时光：潇潇出生那年国内发大水，他给她的名字加了三点水，希望她此生过得潇洒大方。长大后，他带着她在剑桥的校园徜徉，在郊区的花园骑马；她觉得学中文很难，他答应课后陪她打羽毛球，哄着她去上中文班；她跟在他屁股后面修剪花园，又跑到张艳那边去收拾菜地；他最拿手的菜是肉末和鸡蛋炒在一起，也是女儿最喜欢的……

望着爸爸增多的白发，黄潇也在回忆小时候的事情：那时，他们一家就住在地质宫的马路对面。一天晚上，妈妈和姥姥都不在家，黄潇就拉着楼里一个小伙伴一起去找爸爸。结果扑了空，再折回家，爸爸正在焦急地四处找她。那一次，一向和气的爸爸发脾气了，第一次用尺子打了她的手板。

高中时黄潇选修美术，第一堂素描课上完，爸爸就来指导了，那时候她才知道，原来爸爸遗传了爷爷的艺术天赋，他不仅是个体育健将，连绘画也是信手拈来。

考大学，黄潇瞄准了利兹大学，不仅因为父亲曾在那里深造，也因为有结构工程与建筑的双专业设置。黄大年对女儿的志向永远无条件支持，无论出差到哪里，他都会给女儿背回建筑书，如果在哪里看到精妙的设计，他也会拍下来给她发去……

后来，爸爸妈妈回到了中国，妈妈常说爸爸很忙，黄潇就担心他的身体。伦敦的下午，正是长春的凌晨，黄潇常会给爸爸打电话：

“休息了吗？”

“还没有。”

“爸，你该睡觉了。”

“我还在地质宫。”

“那你开车回家路上小心。”

有好几次，妈妈告诉黄潇：“晚上我会睡一小觉，等你爸回来再起来给他煮面条。”黄潇听了，恨不能立刻辞职飞回长春，把爸爸从办公室拽回家，每天监督他吃饭睡觉。

可她也知道，爸爸的性格很犟，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坚持。有几次，她飞回长春来看他们，一家人守在一起，爸爸会兴奋地讲他在国内进行的项目，讲中国又取得了哪些进展。

可妈妈也跟她讲过爸爸坚持背后的艰辛。妈妈说，有时候大年半夜不回家，她放心不下，到办公室看看，发现他就搭着件夹克，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只能默默地帮他盖上被子，静静地待一会儿，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家……

妈妈说，她常在爸爸傍晚忙得废寝忘食的时候，拿着切成小块的水果来办公室看望几日不得见的他。妈妈跟他说：“你吃点儿水果吧。”可爸爸总是说：“放那儿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妈妈有时候会坚持看着他吃完，但经常还是无奈地走了。

妈妈说，她自己有时候实在熬不过，就叮嘱大年身边的焦健和其他同事多照顾照顾他。她跟他们说：“你们黄老师他平时作息没有规律，你们在他身边多提醒着点儿。”

她听着妈妈道出的担心与忧虑，想起了父亲在她小时候跟她说过的话：“要记住，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你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也没有任何理由不使自己优秀。”

爸爸回国之后，一家人聚少离多。可黄潇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家人在她婚礼上的那次团聚，竟然是他们最后一次团聚。

1月4日，手术后第21天。黄大年内脏出现大出血，转氨酶升高、肝功能开始迅速衰竭、心电图出现停跳……

命运往往真是弄人——万里之遥，黄潇也正在临盆的阵痛中挣扎。

剧痛之后，随着哇哇啼哭，黄大年的外孙降临到这个世上。黄潇含着幸福的眼泪，虚弱地对丈夫说：

“拍一张孩子的照片，赶紧发给我爸爸妈妈他们。”

此时，黄大年的手机正静静地躺在病房的柜子里。

黄玲听到柜子里的响声，看到微信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抢救室，把手机举到他的面前。

“哥，哥，你快醒醒，潇潇生了，是个男孩儿……”黄大年的眼球开始凸出，他刚刚失去了意识……

“哥……哥……你快睁眼看看啊，这是春伦，你的外孙啊！”

照片上，那个黑头发、圆脸蛋、圆鼻头的孩子，分明带着黄大年的几分神韵。

春伦，是黄大年住院期间为外孙想出的中文名字：长春的春，伦敦的伦。这是他最难忘、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他曾说：“地质宫刻有我的梦想，剑河却永远留下我的眷恋。”这里，有他的青春、他的母校；那里，有他的奋斗、他的骄傲！

春伦，浓缩了他的一生，又印刻着他的心迹。

他是多想亲口唤一声这个名字啊……

此时，微信群里传来一条消息：大家都快来医院！

学生们正在食堂吃饭，扔下筷子，飞一样跑到医院，心急如焚地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口。

突然，ICU那道重重的门开了，医生说黄大年马上需要去手术室，他的病一秒钟也耽搁不得！

黄老师出来了，他被医生和护士推着，戴着呼吸机，眼睛半闭着，喘得非常厉害……学生们自觉地退后一步，手攥着手，静静为他拉起一道通向手术室的人墙。

他们多想扑上去，抱住心爱的黄老师啊！他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在心底呼喊：您一定要醒过来啊！您不能丢下我们啊！

1月8日13时38分，人们等来了那个令人万分悲痛的消息。

没有眼泪，没有声响，张艳就像失了心，听着医生最后的通报。黄玲大声哭着，过去扶住她，那瘦弱的胳膊瞬间冰透了她的手。

突然，张艳使劲儿挣脱开来，冲进了抢救室。那里，只剩他一个人了，她不能留他一个人在那冰冷的所在。

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棂，映在黄大年的脸上。所有的抢救设施已经撤去，他躺在那里，面色平静。

“大年，你不能走，别丢下我！”张艳俯下身去，紧紧抱住他，把脸贴在他胸前，一遍一遍地哭喊着……

为了让他安心，她跟着他回来。为了让她开心，他在长春最美的南湖畔安了新家。

他为她做饭，她为他洗衣。他为她照相，她为他弹琴。夫妻那么多年，他还会当众牵她的手，为她唱生日的祝福歌……

这个拦也拦不住、拗也拗不过的男人啊，为什么就这样说走就走，不告而别。

从此，她再无苦等后的牵挂：“晚上不知道他会几点回来，做了饭他常常回不来……”

而他，也再无奔波中的歉疚：“可怜她一再孤独守家，秋去冬来，在挂念中空守，在空守中老去……我6年前安慰她，再有一年就忙完，再有一年就是剑桥的生活节奏……”

“现在，黄老师再也不用赶路了”——有学生悲痛难忍，在朋友圈中写下此刻的心情。

“不要发，潇潇还不知道。”等到黄玲想起的时候，黄潇却已经看到了。仿佛从天堂坠落地狱，她疯狂地拨打父亲的电话，想要知道这不是真的。

“为什么，爸爸，为什么你不告诉我真相？为什么要让所有人都瞒着我？为什么我会相信你一直在出差……”

那个世上最疼爱她的人走了。

从此，白昼与黑夜，不再有分别。悔恨与思念，啃噬着时间。

“工作是工作，爸爸是爸爸。我和妈妈所失去的，是更加刻骨铭心的存在……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是在我的婚礼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是我们第一次跳舞，也是最后一次。太痛苦了！我好恨！”

可是她却不能哭泣，因为小小的春伦还在她怀里，还需要她的哺育。

时隔数月，黄潇带着春伦，回到长春。她要回到爸爸妈妈的家，在那里寻找一些他的影子。

她遇到的每个人都告诉她，“你爸爸干了很多大事”“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

很多人问过黄大年：“你何必做到这个份上？”

他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答案：“你不知道啊，我出国就是从长春这个地方出去的，在外面漂了很多年，也确实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机会。现在想回来，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我什么职务也不要，什么待遇也不求，就是帮助祖国做一些事情。”

2015年1月，面对多所院校的极力争取，黄大年依然选择与吉林大学续签。

当时，大年只提了一个要求：再延长两年，在吉大一直工作到退休。刘财记得，续聘仪式上，大年慷慨激昂地说：“我是带着梦想回来的，梦想和现实应该在同一个地方找到完美的结合。学校为我的成长和回归投入了这么多，团队成员也付出了这么多，我怎么舍得离开这片精神传承的归宿之地。这是我的母校，也就是我的归宿。”

现在，他找到了他的归宿。他在祖国度过了生命中最珍贵的七年，他为母校奉献了自己的全部。这是怎样炽烈燃烧而又痛快淋漓的人生啊！

“我的归宿在中国，回国对我来说，就是落叶归根。”

春的觉醒、夏的奔放、秋的收获、冬的蓄积，他就像一棵大树，伸展出一片绿荫，献出累累果实，将枝头的最后一抹亮色，都献给了脚下的大地。

不知疲倦的黄大年永远地离开了，把生命中最璀璨绚丽的部分献给了国家……正如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在诗里写的那样：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大年不是一个一般的学者，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我理解他在英国那样优越的环境里，他觉得自己已经摸到天花板了，他回国，既是突破自己，也是报效祖国。”高平说，“千人计划成就了他，让他能够义无反顾、全身心地实践他的理想抱负、一展他的爱国追求。他是浓缩了他的人生，用这几年的时间凝聚成内心一直深藏的对祖国的爱。这么理解他的逝去更有价值，这也是他愿意投身、愿意献身的。”

长春的夜晚，黄潇走出家门，漫步在南湖边。清风袭来，她仰望头顶的星辰，重新体味着爸爸的心境：“我以前会不理解，为什么爸爸会这么忙，甚至忘了他自己？但我慢慢能感觉到，他所做的这些是为了国家，他想着中国会强大，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些东西。”

泪痕深处，我心归处

1月13日，大雪，长春迎来了零下23摄氏度的严寒。

泪水划过面颊，打在手上都绽成了冰花。

长春市殡仪馆西辰厅内，此时聚起了八百多人。满满一室的黄菊花散着淡香，映着洁白的天花板，驱散了窗外的寒冷。

黄大年静卧在鲜花丛中，面容是那般安详。已经瘦成一把骨头的张艳守在一旁，没有眼泪，也没有言语，她只是默默地看他，仿佛这个世界就只剩他们两个。

黄大年穿的是一套黑色西服，里面是白色衬衫，脚上一双黑色正装皮鞋。因为身体浮肿，衣服和鞋都是临时购买的，尺码比平时大了两号。

大家想找一套最庄重的衣服，翻找半天，才发现他常穿的就是那件磨毛了袖口的黄呢子西装、两件褪了色的夹克衫、几件毛衣和洗得泛白的牛仔裤。柜子里还有很多衣服没有拆封，因为他根本无暇顾及。

焦健凑过去，看了一眼黄老师的白衬衫。他想确认一下，那么爱干净的黄老师穿的是不是洁白洁白的。

几天前，焦健和其他几个人帮着家属给黄老师换了衣服。怎么从医院出来，怎么去的殡仪馆，怎么又给黄老师换了新衬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这些在焦健的大脑记忆中好像被自动删去了。

唯一刻在他脑海中的，是黄老师最后一次讲话。

2017年1月1日，新年元旦，手术后第18天。

病房里，黄大年手臂上插满了管子。在焦健的帮助下，黄大年认真收听着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词。前一天晚上，他已经托护士把这段视频录下来，拷贝进电脑里，一连看了好几遍。

2016年，“中国天眼”落成启用，“悟空”号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

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到科技攻关，黄大年显得有些激动，他猛地深吸一口气，用沙哑的声音对焦健说：“国家对科技创新这么重视……有了国家的决心……我们的技术马上就要到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们都要准备好，加油干啦……”

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

焦健忍着泪，直到出了病房的门他才哭出来。他看见了黄老师眼角含着泪光，他知道这个人没有一时一刻不想着赶超前沿、不想着超越极限！

黄大年没有留下什么话。他唯一的“交代”，是在进手术室前。他和弟弟静静坐着，沉默片刻后，他先开口道：“大文，我的保险柜里有一些资料，研究所里有两台电脑，我和于平老师也说过了，如果我醒不过来，他们要继续做下去。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走到生命尽头，他惦记的仍是他与同事们共同的事业。他最珍视的，还是他与科学这份特殊的“情”。

2016年2月14日，看到情人节的浓郁氛围，黄大年曾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我是否有情，我情系何处，用不着看别人学别人，与生俱来。真正从事科学的人，往往看重与事业发展有关的情谊群体，面对“知音”常有相见恨晚的遗憾，发展的是与众不同的情……其实，值得永久珍藏和回忆的东西，才叫作“情”。

超然于世、至情至真，这就是黄大年！

当他俯视大地、仰望深空、憧憬大海，他已找到了独属于他的、朴素而又隽永的心灵归处！

按照长春当地风俗，出殡时逝者要口含铜钱、盖上黄缎。可焦健觉得，黄老师不是普通的人，他不信这些东西。

“黄老师应该盖着党旗或者国旗走。”黄玲听了焦健的提议，有些茫然地抬起头。她比哥哥小了18岁，这些年哥哥经历了什么、做了哪些事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她和大文似乎都搞不清楚。

2016年7月19日至22日，黄大年受邀参加了中央党校举办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专题研修班”。动身前，他在办公室忙活了一整天，反复整理修改自己的科研资料。

回到长春，一进办公室，黄大年就兴高采烈地告诉师生们：“我代表讨论小组发言了，效果特别好。党和国家都重视这些研究，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啊！”

说着，他就打开自己的背包，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个塑料袋，打开包裹着的毛巾，里面是一个白瓷茶杯。茶杯下面还配有一个托盘，黄大年特意用餐巾纸包起来，生怕刮坏了上面的金色镶边。他打开书柜的玻璃门，把这套茶杯摆在了专门存放各类奖牌证书的格子里。

王郁涵见了，有些纳闷地问：“黄老师你带个这回来干吗？”黄大年乐呵呵地指着上面印的“中共中央党校”字样给她看，“喏，这是中央党校发的，我得留个纪念。”

那段时间，他还找来一本难得的“课外书”——长篇报告文学《长征》。工作之余就拿来认真阅读，那些在血与火中淬炼的英雄故事，常常让他心潮澎湃。

现在，那本鲜红色封面的《长征》静静地躺在书柜中，等待着他的主人。第564页，他还细心地做了最后的折角。

这一生，一路长征，黄大年始终向往报国英雄的壮志豪情。中学时代，他曾与一帮部队子弟生活玩耍，时常把自己当作以一当十的英雄，高喊着“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诗句。

这一生，一路长征，黄大年始终都想做一名坚守到底的战士。即使暂时和部队失去联系，他也终究要回到组织的怀抱。

1月13日这天，大雪漫天，仿佛要用那洁白覆盖这世间的一切。

焦健和黄玲捧着黄大年的遗像从他家居住的小区出发，他们要带他穿过工农广场，走过南湖大路，最后看一看他的第二故乡。

在小区对面的十字路口，焦健举起了一个泥做的火盆，用力摔在地上，冲天大声喊道：“黄老师，一路走好！”

铅灰色的火盆碎成很多片，散进了雪地，没有了声响。

长春的老辈人相信，子女为故亲摔碎了火盆，他们的灵魂就将砸破桎梏，安然离去，寻找新的彼岸之所。

焦健仰头望向天空，他想知道，那一缕忠魂是不是直上九霄，去往他魂牵梦萦的故里？

那里，有他一生中最安稳快乐的童年时光。在南宁地矿局地质大院的树荫下，他一边画着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漫画，一边给同学们绘声绘色地讲着故事。

那里，有他少年时代自立图强的艰辛跋涉。在辗转寄读的几所学校里，如果老师说“只有一个同学考试得了满分”的时候，同学们就知道“不用问，又是黄大年”。

那里，有他父母的坟冢，有无法弥补、难以言说的遗憾。

2016年清明时节，黄大年专程抽出时间回到老家，和弟弟妹妹到父母坟前。

“大文、黄玲，我想跟爸妈说说话。”弟弟妹妹悄悄退后，黄大年就坐在坟前，絮絮诉说：

“爸！妈！你们说的，大年都记着呢。你们说让我回来报国，我现在给国家做事情，一分一秒都没耽误，你们说回来以后离家近一点儿，我也在想办法和广西这边的学校、机构对接，为家乡建设出点儿力，退休以后，我就在这儿住，陪着你们……”

黄大年还约上几个发小，去了广西第六地质队的旧址。曾经的小学校、饭堂和球场已经不再，一家人住的房子刚刚被拆，砖块瓦砾还在原地突兀地堆着。他静静站了许久，最终用手机拍下了那残旧的回忆。

这一生，从南宁到长春，他走得太远。从长春到剑桥，他走得太难。从剑桥再到长春，他又走得坚定。

他曾在朋友圈写道：“大跨度的经历难免遭遇各种困难，拼搏中聊以自慰的追求其实也简单：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

青春无悔、中年无怨、到老无憾。这就是黄大年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勤奋求学，他在人生的黄金时代勤奋耕耘、流光无悔；归国创业，他把每一分光阴都用到了极致，把所有的智慧都奉献给了国家；年近六旬，他跑回家乡联系合作，希望家乡父老跟上科技发展的大潮，他还四处看房，为晚年寻一处聊慰乡愁的心安之所……

这一生，黄大年奔波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追赶了一辈子。

现在，总是难得一聚的人们都赶来了。祖国各地的老同学、并肩奋战的攻关团队代表、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就连一面之缘曾向他讨教过的青年学者也来了。

学生们挑了一张彩色照片做他的遗像，因为“黄老师是那么阳光的一个人，他不需要以黑白作别”。

照片旁边摆放几根烤苞米，几位大学室友忍不住哽咽道：“大年，你是广西人啊，上学的时候没有米粉，你天天去食堂等白米饭，怎么这些年你吃的就是这个啊！”

高平在痛惜中也在试着去理解大年的离去。

“大年回国是带着很多期盼的。他希望在很好的科研环境中可以把创新的点子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他可以把个人的能力、作为与祖国命运、科技创新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而且他可以在较高层次上释放已有的经验，从比较权威的层面公开表达理念观点，影响一些决策和学生弟子的人生规划，是一种获得。”

司机刘国秋没有去送别。他依旧开着他的车，行驶在往返机场的路上。他给黄老师备用的毯子和枕头，还在车后座放着。

雪花黏在窗前，朦胧了视野，他突然想把车速开到最快，就像很久以前拉着黄老师赶路一样。

他很想再拉他一次，就像过去一样，偶尔拉几句家常，对着啃一会儿苞米。他很想问问那个小老头儿，不出差了怎么也不吱一声……

1月8日晚上，刘国秋突然想起有一个月没见黄老师，他怎么突然闲下来了？然后就用手机上网搜索，一条黄大年的新闻的最后一行赫然写着：享年58岁。

这是他第一次在网上搜索“黄大年”，也是他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认识“这么一个大人物”。

“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他马上给王郁涵打电话：“黄老师咋的啦？”

王郁涵还在哭：“刘师傅，黄老师没了。就是今天下午的事。”

“怎么会这么巧？！”刘国秋喃喃道。

“刘师傅，这是黄老师在用他的方式跟您说再见呢……”

雪不再落下，回忆变得滚烫。大地若有情，也承受不了这离殇。

送走了所有来宾，学生们集体跪倒在黄老师身边。地质宫那盏长明的灯火熄灭了，他们迎来了“生命中最冷的一天”。

赵思敏想起，某个夏日的傍晚，黄老师把大家从实验室拉到操场，带头脱下鞋健步如飞，带大家“做一次免费足疗”。

高秀鹤想起，有一次路过游乐场，黄老师看到大家想玩又不好意思开口，就陪着大家玩遍了所有项目。

于平想起，黄老师住院前，执意要从家去一趟办公室整理材料。临近黄昏，车里放着口哨版的英国民歌《斯卡布罗集市》，黄老师望着车窗外偷偷抹去了眼泪。

周文月想起，手术室的大门即将关上那一刻，黄老师突然和医生说想“再看看我的学生们”。他又回到门外，跟他们一一握别。

周帅想起，平安夜，大家为黄老师布置了病房，摆了很多平安果，黄老师有些出神，后来又在微信群里给大家发了红包……

不知是谁先哭喊出声来：

“黄老师！让我再给您磕个头吧！”

“黄老师！以后您再不用赶路了！”

“黄老师！您说过，还有一身本领要教给我们。”

是啊！有多少相约还没有实现，有多少感谢还没有表白，有多少精彩还没有到来……

身患重感冒的姚立华强撑着身体，送了黄老师最后一程，从殡仪馆回到家中，便高烧不退。那几天，大年老师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脑海，她想起艾青的那首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妈，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姚立华躺在床上、面色苍白。

“你说吧。”姚立华的妈妈多次听她提起过黄老师。

“我写了一篇纪念黄老师的文章，但我觉得仅有这种方式还不够，我要为他再唱一次《我爱你，中国》，我想他听到会非常欣慰的。”

踩着齐踝的大雪，姚立华和妈妈相互搀扶着走进录音棚。录音师一看她的状态也劝她：“姚老师，您身体可以吗？”

“我想唱出来，让黄老师带上走……这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

录好后，姚立华第一时间发给了任波。手机响了，任波一看，双手颤抖，默默点开：

我爱你森林无边，
我爱你群山巍峨，
我爱你淙淙的小河，
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
我爱你中国，
我爱你中国，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
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疲倦而沙哑的声音流了出来。电话两端的人，流着泪一遍遍反复听着……

这一生，兜兜转转，走过荆棘密布，也有繁花似锦。有人说他傻，有人笑他痴，他却报之一笑，毫不介怀：“国家的强大是我的梦想，回来能放弃那么多，就是为了这个，干得那么累，为了啥？还是为了这。”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着点滴，为学生答疑；他嘱咐于平，“把咱们自己的经费再压缩一些”，确保其他机构积极参与；他记挂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

（下转14版）